

Ansel Adams

An Autobiography
by Ansel Adams



A·亚当斯 回忆录

宋伟航 译

中国摄影出版社

A·亚当斯回忆录

An Autobiography by Ansel Adams

宋伟航 译

中国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A·亚当斯回忆录/ (美) 亚当斯著; 宋伟航译.

北京: 中国摄影出版社, 2003.2

书名原文: ANSEL ADAMS: An Autobiography by Ansel Adams

ISBN 7-80007-604-0

I . A... II . ①亚...②宋... III . 亚当斯 - 回忆录
IV . K837.1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204 号

责任编辑: 魏长水

装帧设计: 张芳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

书 名: A·亚当斯回忆录

译 者: 宋伟航

出版发行: 中国摄影出版社 (北京东单红星胡同 61 号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5136125 邮编: 100005

印 刷: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: 1/32 889×1194 毫米

印 张: 10.25

版 次: 2003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5000 册

I S B N 7-80007-604-0/J·604

定 价: 26.00 元

关于作者

安瑟·亚当斯 (Ansel Adams, 1902—1984), 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日生于旧金山, 原籍新英格兰。幼时是“过动儿”, 求学过程颇不顺利安定, 主要靠家教、自学。十三岁开始认真学习钢琴。一九一六年, 与父母同游优圣美地, 用柯达的布朗尼箱形相机拍出第一张照片。返旧金山后旋即随一位放大冲洗相片的师父学摄影技术。此后, 每年夏天回优圣美地拍照、探险, 成为热爱山林、自然的环境保护者。一九二〇年, 决定以音乐为业; 连续四年任西岳山社(Sierra Club)总部华康德纪念基金会(LeConte Memorial)的监管人。一九二七年, 在艺术赞助人爱伯特·班德(Albert Bender)的支持下, 出版《西岳山脉之帕美利安相片》(Parmelian Prints of the High Sierra)。一九二八年, 与维吉妮亚·贝斯特(Virginia Best)结婚; 同时出任山社加拿大洛矶山脉之旅的摄影师, 奠定其在山社领导地位。一九三〇年, 至新墨西哥州, 遇摄影家保罗·史川德(Paul Strand), 决心以摄影为职志。

一九三二年, 与爱德华·魏斯顿(Edward Weston)、拉德·范戴克(Willard Van Dyke)等人同创“光圈六四”(f/64), 相信照片应有极致的焦距、清晰感和深度, 致力于表现, 探讨“朴素摄影”(纯摄影)之表达潜力。

亚当斯一九三四年被选为西岳山社董事会董事(以后连年当选至一九七一年辞职为止), 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代表象征人物; 所拍过的美国风景区, 后来都一一成为国家公园, 其所拍的美国山水、荒野景色, 早已成为美国人的道德寓言。

责任编辑 / 魏长水
封面设计 / 张芳设计工作室

关于译者

宋伟航 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，台大历史研究所中国艺术史组硕士。曾任出版社编辑，现专职翻译。译有《企业蜕变》、《有关品味》、《孤独世纪末》等书。

- A·亚当斯一生中出版了数十种摄影著作
- 区域曝光体系 (Zone system) 在摄影界人人皆知
- 中国摄影出版社已出版《A·亚当斯论摄影》

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（代序）

陈 申

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，世界上多位有影响的摄影家相继去世，其中颇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大师级人物。一位是 1995 年在台北仙逝的郎静山先生，他是把“集锦摄影”推向世界的中国摄影家，1892 年生于浙江兰溪，活了一个多世纪。另一位则是本书的主人公——安瑟·亚当斯，他生于 1902 年，1984 年在美国的旧金山逝世。

亚当斯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。他不仅是位摄影家，而且还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者，在东西方各国人的心目中，他确实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头儿。他的摄影作品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来中国展览过，曾经轰动一时。

我本人对于亚当斯的稍微深入的了解是在 1986 年初到中国摄影出版社时，我当编辑完成的第一本书，即是由谢汉俊先生著作的《A·亚当斯论摄影》。该书汇集了亚当斯晚年摄影“新丛书”的精华，尤其对“区域曝光体系”（Zone system）的介绍迄今在中国仍是最完整的。《A·亚当斯论摄影》从初版至今已近 20 年，其间数次重印，在台湾还出版了繁体字版，可见大师著作魅力之一斑。

对于上个世纪中西方各自的摄影文化，我觉得以上提到的两个人颇具代表性，在各具特性的同时又有很多共同之处。首先，二位都是上个世纪最活跃的摄影家之一，颇具号召力。亚当斯是美国 F64 小组的发起人；郎静山则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摄影团体——上海华社的发起人。这两位大师都是从三十年代开始走

红，一路风光下来，可谓功成名就。就摄影风格而言，一位以“纯粹主义”为旗帜，影响了一代西方画意摄影家；一位则将中国的艺术传统和摄影结合，把“集锦摄影”（Composite picture）推向世界。在当时看来，这些都属标新立异的创举。载于摄影史册中的，不仅仅是《月升》或《春树奇峰》那些传世之作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留下了不少摄影的经典著述，这就不同于一般的摄影名家了。我觉得，大师与“大腕”的区别正在于此。他们能代表一个时代，又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一个时代。

《亚当斯回忆录》（ANSEL ADAMS: An Autobiography）是亚当斯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。去年我在台北逛诚品书店时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的中文译本，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：除了书名，封面上还赫然印着“阮义忠专门推荐”！因此，我便有了将这本书引进大陆出版的想法。现在即将出版的简体字版是以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出版的《光与影的一生——安瑟·亚当斯回忆录》为底本，感谢允晨文化公司的主编李怡慧女士和本书译者宋伟航先生，由于他们的热情，使中文简体字版能在大陆尽快地出版。

今人常把“天道酬勤”诠释为勤劳一定有善报。然而此话原意并非如此。《老子·德经》中有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；《淮南子·诠言训》中有“天道无亲，唯德是与”。古代帝王常自封有德有道，因而自书“天道酬勤”，有“奉天承运”之意。人的命运确定各自不同，大自然也会常给有德之人以回报，正如阮义忠在本书序中所说，亚当斯“一辈子快乐安逸，享尽功成名就的荣华富贵”，似乎是对这句话的应验。艺术家需要勤奋，但更需要天份，这样说不知是否对？

2003年1月

重新认识安瑟·亚当斯（推荐序）

阮义忠

在安瑟·亚当斯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，这本《A·亚当斯回忆录》回忆录，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。虽然这位世界艺坛上无人不晓的摄影大师，无缘看到自己的心血问世，但相信他是不会觉得遗憾的，因为这位艺术家一辈子快乐安逸，享尽功成名就荣华富贵，早就忘记什么是不幸，什么是遗憾。

亚当斯的命好的出奇，如果有吃过什么苦头的话，就数四岁时旧金山大地震那天的遭遇。他脸上的注册商标——歪鼻子，正是当时摔断的。

就此破相的他，仿佛对灾难有了永久的免疫力。因此，这本书充满了对自然的礼赞、对亲友的感念、对生命的热爱、对命运的鸣谢……几乎没有牢骚可发，更别提有什么好怀恨在心的，如果有些什么事会让他放在心上的，就数纪实摄影界对他的误解，而他也顶多是费点口舌解释罢了，并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论。

所以，这本书是一本人生和艺术的积极面之颂歌，有这种福分的人，才有可能拍出那种浩瀚气势的风景，他的心胸藏不住不快，所以才看得见痛痛快快的山水。

以前我和大多数对摄影抱有报导使命的人一样，对亚当斯是有些成见的，十五年前我写过一篇讨论他的长文，还特别提到反对亚当斯的人，最通常的批评是：

在这个崩裂的世界中，居然还在拍石头。

亚当斯的这一代，正是海明威喊出来的“失落的一代”，两次大战的洗礼，经济大萧条的惊吓，冷战的意识形态之对抗紧张……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的节奏，根本就影响不了亚当斯的心跳。

在大家都纷纷把相机指向人间的各种苦难时，纪实摄影的阳关道上，已挤满慷慨激昂的摄影家们，而亚当斯却彻头彻尾在走他的风景摄影的独木桥，而且走的是那么逍遥自在。以前，我以为亚当斯患有时代冷感性，但这本对人和对自然都有情有义的回亿录，却让我对他有了新的看法。

如果我是在读过这本书，才下笔写亚当斯的文章，我想可能会对他有较客观的评述，这篇序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也算是我重新认识亚当斯的心得吧！

亚当斯在摄影史上的地位，是任谁也摇动不了的。照相摄影术的两大支柱——光学和化学在别人手中，可能只是表现的手段而已，但亚当斯却把摄影的技术提升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，使之成为艺术内涵不可或缺的骨架。他的照片是照相光学和化学的极致体现，摄影小百科上提到亚当斯时是这么说的：

当你站在一张安瑟·亚当斯的照片前，就无法不被他那技术上的纯粹铺张与华丽所淹没，那实质上没有粒子的照片，提供了外观无限丰富层次的色调，从漆黑到纯白。

摄影艺术的手艺性，被诠释得如此之绝对与高拔，还真是无人能出其右。

以往，我以为亚当斯是个技术派的吹毛求疵者。但这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童年受过最严谨钢琴演奏训练的他，也将照片的放大视为演奏，是诠释，也是再创造。

本书正是打开亚当斯心灵世界的钥匙，从这里，我们可以了解他如何受到老师的启迪，而用指尖去捕捉音乐的线条，这对他日后用黑白去捕捉光影之飘忽是有绝对的关系。

他从相机镜头中，能把大自然的气韵掌握的如此精准，实在是得助于他对音乐素养之深。追随亚当斯的后进，倒应该多在相关的人文素养上扎根，而不止摄影功课而已。

亚当斯在表达上的精练，也发挥在文字方面，本书的文笔简练优雅，令人颇能享受文体之美，每一章都可自成一篇好散文来品读，那怕是他在谈户外拍摄工作时，都有一种旅行文学的魅力，引人入胜。摄影家的文笔往往和文字工作者不太一样，那就是摄影家的专长——“看”在笔下格外突显，写什么时，并不是在交待什么；而是让人重回到现场的目击经验。我这个同行的，读亚当斯的文章，就有人味之感。

亚当斯的名字和摄影是分不开的，同样的，他的名字也和优圣美地（另译：约塞米蒂）是离不了的，这个美国最负盛名的风景名胜地，是地球上的一块浮土，它开启了亚当斯的心智之眼，触动其灵魂深处的幽微。

优圣美地，似乎亘古以来就在那里直等着有缘人来为之留影，就像画好的龙就等点睛般的，亚当斯正好落下了这一笔。

他们的相遇激出了人与自然相乘所能得到最大信数的火花。

亚当斯那无人能比的摄影测光、暗房冲洗放大的高超技术，正好用来膜拜造化的神奇。他镜头下的优圣美地景色，帧帧令人摒息，他拍出了自然的精髓，而不只是外貌而已。因此观看亚当斯的作品，是一种心灵洗涤的经验；而不只是视觉感官的享受而已。

亚当斯拍摄的优圣美地景色，被复制成无数的月历、明信片、画册，年复一年的深入了每一个美国家庭当中，而成为一种道德寓言。因此亚当斯在美国文化中，就有了家喻户晓的地位。这是亚当斯拜优圣美地所赐；同样的优圣美地也得助于亚当斯。

写到这里，一则报上的消息，不禁令人替亚当斯难过。由于美国公园管理经费的删减，导致品质日趋恶化。在世纪末的今天，于优圣美地一所旅馆任职的三十七岁男性员工，杀死了一名自然保育人士和三名观光客——都是女性。使这块人间圣地染血蒙污。

这则举世震惊的噩讯，令我们更加珍视亚当斯镜头下的圣洁景色。人间天地迟早会变动，不变的只存在艺术境界中。

本书中，无论是写景或写人，都可以看出亚当斯胸襟磊落，他只看到人事物的善面。因此对友谊的回忆，还真令人感到温馨。在他笔下的摄影前辈和挚友们，如史蒂格利兹、欧姬芙、史川德、麦克艾尔宾、魏斯顿、纽霍尔夫妇等人都在亚当斯的创作生涯中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

有趣的是，这些有关友情的追忆，加起来却是一幅美国近代摄影的某一派的完整拼图。

亚当斯和友人成立的 f/64（光圈六十四）集团，无疑的是替纯摄影（本书译为朴素摄影）这一派开了宗，而他发明的“分区曝光法”又为其弘了法。至今追随其足迹的门徒已扩及世界各角落。一派宗师亚当斯当之无愧。

亚当斯对友谊的记事，也可以拿来当成摄影史的文献来参考，他以第一手资料勾勒出近代美国摄影文化的形成与演变。难得的是，这些专业人士的专业话题读起来生动活泼，令人不忍释手。亚当斯的文笔不比他的钢琴演奏和摄影技术差。

亚当斯的技巧是没人敢批评的；但有关他的表现内涵倒是有人会故意挖苦，最毒的莫过于：

他把岩石拍得有人性；却把人拍得像石头。

平常不动火的亚当斯唯一会还还嘴的，也是针对纪实摄影这一派所强调的“人文关怀”。他在第十七章“纪实摄影”中花了不少笔墨坚定表达自己的看法，他说：

我最厌恶有人认为倘若摄影没有政治、社会的功能，便对大众没有任何价值……带人类去看丑恶的事物，去看贫民窟，去看悲哀的景象；但是，带人类去看自然世界的美，去

看人世的美，我觉得也同样重要。

同时，他也直接表明，不喜欢越来越流行的“后现代”和“观念”摄影。在艺术创作上，他倒是爱憎分明，绝不妥协。

从这些答辩文字中，可以看出亚当斯有自己的一套美学观，并且表达得十分准确，看来他的手艺人禀赋发挥在任何方面都见其效。这是以往我所不知的，本书可真是了解亚当斯艺术之多面向的最佳入门。

亚当斯的贡献不止在摄影艺术方面，他对自然保育工作的用心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虽然他大半辈子都待在优圣美地国家公园，但因为对国家公园的发展与关心，他几乎走遍了美国每一州的公园和古迹。他的照片也正是捍卫这些自然景观避免遭受不当开发之祸最佳“宣传品”。亚当斯于1980年，荣获卡特总统颁发“总统自由奖章”真是实至名归。他的得奖事由是：

其人与美国的风景合而为一，且于作品中发挥了坚韧的精神和高超的技巧，营造出永恒之美；摄影家安瑟·亚当斯将毕生的精力投注于他的照片和他所在的大地，努力保存这个国家的野生区和风景区，处处证明他是有先知卓见的人。

一个人在自己天赋的指引下，兴趣、工作、生活、理想都结合在一起，发光发热，照亮和温暖别人，这样的摄影家在整个摄影史上，还真少见。

批评亚当斯的人，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重新认识他，我正是其中一位。谢谢本书中文版的问市，使我有这个机会再次认识亚当斯。

八十忆往

安瑟·亚当斯

若想来趟回忆之旅，在活了八十二年之后，这旅程的经验必定如万花筒般变化万千；而且，可能还会刻意加上许多色彩。所以，我特别注意去掉罩在记忆前的滤镜，好让纸张上出现的不是我的空想而已。

有许多事，只有历经时间的洗礼，才会澄清。我不相信有所谓终生不忘的真实记忆，但我也不至于不相信由另一种事实所萃炼出来的毕生体验，也有其光华。事事记得一清二楚，可能会教人承受不住；这倒不是说记忆不好，而是因为这会教人想起错失的机会、错过的错误。而这样就还不如不要记得。

我想，我是有些东西可以奉献给读者的；这是透过一生的创作经验而体会到的二十世纪美好的况味。自然及人这两个世界，其实是融合无间的；一般大众可能不清楚我是这么想的，因为我在摄影当中，一直将自然景致放在其他的面向之上。

我不会以单线道的方式，回溯我过去到现在的生活，而是以回顾各类经验的方式，将记忆的触角远远伸入我生命最早的渊源里去；事情的序列会合于逻辑，但不受时地的限制。

看着老照片，蓦然想起照片中人俱已过世、为人遗忘，有时是相当凄凉的。逝者的画像或雕塑不论是否为名人，在我心里，都不会跟照片一样勾起这种情绪。但存在摄影机里的记忆，有一

种真实感，逼得人不得不对之敬重、关切。同理，于文字当中谈到过世的人，也会带出心里的哀愁；但在同时，也欣慰他们于我的笔尖仍然与我们同在。就在我提笔撰文之时，我发现只要用文字记下过去的情境、久逝的人物，就等于是在不断确认他们曾经存在的事实，以及他们对我的生活、工作曾有的影响。我有责任将这些人记下来，到底，他们曾是生命的巨轮里不可或缺的轮辐；而且，在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，他们和我这一生的经历及工作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。

我的朋友中，有几位在所处的时代里，其实有无比重要的价值，只是，他们的成就不是历史书所要的材料。即使如此，他们的慷慨及精神，依然存在于影响过的人当中。我认识的人当中，也有几位是有历史地位的名人，于我、于世人都是极重要的榜样：如阿弗烈·史蒂格利兹（Alfred Stieglitz），保罗·史川德（Palu Strand），爱德华·魏斯顿（Edward Weston），查尔斯·席勒（Charles Sheeler），桃乐西亚·兰吉（Dorothea Lange），迈诺·怀特（Minor White），伊莫根·柯宁汉（Imogen Cunningham），贝蒙和南西·纽霍尔夫妇（Beaumont and Nancy Newhall），爱德文·兰德（Edwin H. Land），大卫·麦克艾尔宾（David Hunter McAlpin），乔琪亚·欧姬芙（Georgie O' Keeffe），约翰·梅林（John Marin）等等。这名单真的可以愈拉愈长，算起来，几乎有好几千位好友曾伴我走过这一生；而他们当中，有许多现在正在神秘的永恒当中，等我前去相会。这一生的漫漫长途，我过得很满足，在此谢谢大家与我相伴，也谢谢大家为我付出的感情。

最后，我要为这本书对以下这些人致上最深的谢忱：

玛丽·艾林德（Mary Alinder）：我的好友兼编辑，有她的奉献及爱才得以日日督促我继续写下去；也唯有靠她编辑的长才，才将我写的东西组成有意义的一体。她真是比我还要了解我自己。

维吉妮亚（Virginia）：伴我超过半世纪的爱妻，她在内文加了出色的注解；由她所站的位置来看，她对我这一生中于人世及

艺术的喜与乐，记得比谁都清楚。

詹姆斯·艾林德（James Alinder）：蒙他拨冗，以历史学者、编辑、摄影家还有朋友的立场，先读过这部作品，就他犀利的眼光，为我混乱的稿子理出头绪。

克里斯·雷尼尔（Chris Rainier）、菲丽斯·唐纳休（Phyllis Donohue）、罗德·德雷瑟（Rod Dresser），谢谢他们持续不懈对我提供宝贵的协助。

在此，也要谢谢小布朗出版社（Little Brown）的朋友：珍妮·布希（Janet Swan Bush）、乔治·霍尔（George Hall）、约翰·麦克罗仁（John MacLaurin）、雷·罗伯兹（Ray Roberts）、小亚瑟·索恩希尔（Arthur Thornhill, Jr），我认识他们十年，在我眼中，他们是最出色的出版人。

无上的荣耀 沉重的负担

玛丽·艾林德

我自一九七九年起开始担任安瑟·亚当斯的助理。虽然也为他管理人事以及他手中的许多工作计划，但最主要的职责还是在协助亚当斯撰写他的《A·亚当斯回忆录》。我们一开始是天天花很长的时间散步——我手上还拿个录音机——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的问，不停触发他的记忆。两人对于眼前一本书的诞生，同感兴奋。在写这本书的五年期间，即使在他后来进出医院愈来愈频繁的时候，我们也一直按照预订的计划工作，没有中辍。他还曾开玩笑说，只有在医院里，我才有办法要他把心思完全放在这本书上面。但不管人在哪里，我们合作得都很顺利，虽然写的文章一改再改，到最后，这本书改写了七次。

安瑟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复活节那天晚上，安详去世。那天，大钢琴家阿胥肯那吉（Vladimir Ashkenazy，安瑟的好友）在安瑟的家里，为安瑟和维吉妮亚开了一场演奏会。安瑟在那之前已经住院几天，但直到最后一刻，我们都还认为他应该可以出席。虽然那天他人不在那里，但每个人都觉得安瑟其实与大家同在，与大家一起聆听阿胥肯那吉弹奏他别具韵味的舒伯特、舒曼和肖邦。音乐会后，安瑟的家人和几位亲友，同赴医院的加护病房探视安瑟。那时，安瑟还能中气十足的大声欢迎我们，嘴巴咧得大大的，手臂也伸得老长。但不过几小时后，他便溘然长逝。他将光采、活力、幽默和意志力，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为安瑟完成他个人最切身的作品，是我无上的荣耀，也是我

沉重的负担。没有出版社同仁无私的合作，我无法达成这项任务。安瑟在生前，先是耐心教导，然后下放责任，逐渐让我们可以接手，在失去他之后继续把工作做好。

安瑟去世之后，我了解所有的事实都必须再做查证，因为这时，他再也无法在我身边证实任何事了。有许多人对文稿提供了宝贵的意见，如珍妮·亚当斯（Jeanne Adams），麦可·亚当斯（Michael Adams），彼得·布尼尔（Peter C. Bunnell），安·亚当斯·贺姆斯（Anne Adams Helms），乔治·金柏尔（George Kimball），贝蒙·纽霍尔（Beaumont Newhall），奥图·梅尔（Otto Meyer），苏·梅尔（Sue Meyer），安德瑞亚·史蒂尔曼（Andrea Gray Stillman），麦唐纳·史屈特（McDonnaed Street），大卫·维那（David Vena），但最重要的还是维吉尼亚·亚当斯（Virginia Best Adams），她将她绝高的天赋，无私的奉献给了她挚爱的人。

安瑟一死，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一个大洞，幸好在这个空洞的周围，有丈夫吉姆给我的爱；他读过好几次原稿，提供我意见；他以摄影机为安瑟在世的最后几年留下了纪录，为这本书益增光彩。而我们的三个孩子，在我的生活被这本书霸占之时，也大力帮忙。

我要另外谢谢我在小布朗的同事，特别是布希、霍尔、麦克·马提尔（Michael Mattil）、南西·罗宾斯（Nancy Robins）、罗伯兹、麦克罗仁，还有设计苏珊·马许（Susan Marsh）。我很感激宝丽来公司（Polaroid Corporation），慷慨提供我们一些建议和素材；这些建议和素材都是这本书不可或缺的元素。我另外要特别谢谢索恩希尔、威廉·涂尼芝（William Turnage）、安瑟·亚当斯基金会（Ansel Adams Publishing Rights Trust），谢谢他们给我的建议、支持和鼓励。